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二回 泛洪濤虬王報怨 撫孤寡員外施恩

詩曰： 波浪洪濤滾滾來，無辜百姓受飛災。  
冤冤相報何時了，從今結下禍殃胎。

常言道：「冤家宜解不宜結。」那人來惹我，尚然要忍耐，讓他幾分，免了多少是非。何況那蛟精，在真君劍下逃出命來，躲在這黃河岸邊修行了八百幾□年，纔掙得個「鐵背虬龍」的名號，滿望有日功成行滿，那裡想到被這大鵬鳥驚地一嘴，把這左眼啄瞎，這口氣如何出得！所以後來弄出許多事來。此雖是大數，也是這大鵬結下的冤讎。那陳搏老祖預知此事，又恐怕那大鵬脫了根基，故此與他取了名字，遺授玄機。當時同岳員外走出廳來，見天井內有兩隻大花缸排列在階下，原是員外新近買來要養金魚的，尚未貯水。老祖假意道：「好一對花缸！」將那拐杖在缸內畫上靈符，口中默默念咒，演法端正，然後出門。岳和在後相送到大門首。

老祖道：「我們出家人不打誑語的，倘若到前村有了施主，貧道就不來了。」岳和道：「不要這等說。師父到前村尋見了令道友，就同到小莊，齋供幾日，方稱我意。」老祖道：「多謝！但有一事，三日之內，若令郎平安，不消說得；但若有甚驚恐，可叫安人抱了令郎，坐在左首那隻大花缸內，方保得性命，切記吾言，決不要忘了！」岳和連聲道：「領命，領命！師父務必尋著道友同來，免得弟子懸候。」那老祖告別，員外送出莊門，飄然回山而去。

且說那岳和歡歡喜喜，到了第三日家內掛紅結綵，親眷朋友都來慶賀三朝。見過了禮，員外設席款待。眾人齊道：「老來得子，真是天來大的喜事！老哥可進去與老嫂說聲，抱出來與我們看看也好。」岳和滿口應承，走到房中，與安人說了。仍舊叫小厮撐了一把傘，抱出廳上來，與眾人看。

眾人見小官人生得頂高額闊，鼻直口方，個個稱讚。不道有個後生冒冒失失走到面前，捏著小官人手，輕輕的抬了一抬，說道：「果然好個小官人！」話聲未絕，祇見那小官人怪哭起來。那後生著了忙，便對岳和道：「想是令郎要吃奶了，快些抱進去罷！」岳和慌慌張張抱了進去。這班親友俱各埋怨這位後生道：「員外年將半百方得此子，乃是掌上明珠。這粉嫩的手，怎的冒裡冒失，捏他一把！如今哭將起來，使他一家不安，我等也覺沒趣。」又向著一個老人家問道：「小官人安穩了麼？」那家人答道：「小官人祇是哭，連奶也不要吃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這便怎麼處！」一面說，臉上好生沒趣，淡淡的走開的走開，回去的回去，一霎時都散了。

那岳員外在房中，見兒子啼哭不止，沒法處治，安人埋怨不絕。岳員外忽然想起，前日那個道人曾說，我兒「三日內尚有甚驚恐，卻叫安人抱出來，坐在花缸內方保無事」的話，對安人說了。安人正在沒做理會處，便道：「既如此，快抱出去便了。」說罷，把衣裳穿好，叫丫鬟拿條絨氈鋪在花缸之內。姚氏安人抱了岳飛，方纔坐定在缸內，祇聽得天崩的一聲響亮，頓時地裂，滔滔洪水漫將起來，把個岳家莊變成大海，一村人民俱隨水漂流。

列位，你道這水因何而起？乃是黃河中的鐵背虬龍要報前日一啄之讎，打聽得大鵬投生在此，卻率了一班水族兵將與此波瀾，枉害了一村人性命。卻是犯了天條，玉帝命下，著屠龍力士在剛龍臺上吃了一刀。這虬精一靈不忿，就在東土投胎，後來就是秦檜，連用□二道金牌將岳爺召回，在風波亭上謀害，以報此仇。後話不表。

且說這岳飛幸虧陳搏老祖預備花缸，不能傷命。這岳和扳著花缸，姚氏安人在缸內大哭道：「這事怎處？」岳和叫聲。「安人！此乃天數難逃！我將此子托付於你，仗你保全岳氏一點血脈，我雖葬魚腹，亦得瞑目！」說還未了，手略一鬆，泊的一聲隨水漂流，不知去向。

那安人坐在缸中，隨著水勢，直淌到河北大名府內黃縣方住。那縣離城三□里，有一村，名喚麒麟村。村中有個富戶，姓王名明，安人何氏，夫婦同庚五□歲。王明一日清早起來，坐在廳上，叫家人王安過來道：「王安，你可進城去，請一個算命先生來。我在此等著。」王安道：「我請了一個有眼睛的來還好，倘若請了個沒眼睛的先生，此去來往約有六□里，員外那裡等得，不知員外要請這算命的何用？」王明道：「我夜來得了一個夢，要請他來圓夢。」王安道：「若說算命，小的不會。若是圓夢，小人是極在行的。祇是有『三不圓』。」王明道：「怎麼有『三不圓』？」王安道：「初更二更的夢不圓，四更五更的夢不圓，記得夢頭忘了夢尾不圓。要在三更做的夢，又要記得清楚，方圓得有准。」王明道：「我正是三更做的夢。夢見空中火起，火光衝天，把我驚醒。不知主何吉兇？」王安道：「恭喜員外，火起必遇貴人。」王明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狗才，那裡會圓甚麼夢！明明怕走路，卻將這些胡言來哄我！」王安道：「小人怎敢，那日，跟員外到縣裡去完錢糧，在書坊門首經過，買了一本《解夢全書》。員外若不信，待小人取來與員外看。」王明道：「拿來我看。」王安答應一聲，進房去拿了一本夢書，尋出這一行，送與員外看。

員外接來一看，果有此說，心中暗想：「此地村莊地面，有何貴人相遇？」正在半疑半信，忽聽得門外震天的喧嚷，員外吃了一驚！便叫：「王安，快到莊前去看來！」王安答應不及，飛一般趕將出來，看得明白，慌忙報與員外道：「不知那裡水發，水口邊淌著許多家伙物件。那些村裡人都去搶奪，故此喧嚷。」員外聽了這話，即同了王安走出莊來觀看，一步步行到水口邊，祇見那些眾鄰舍亂搶物件，王明嘆息不已。王安遠遠望見一件東西淌來，上面有許多鷹鳥搭著翎翅，好像涼棚一般的蓋在半空。王安指道：「員外請看，那邊這些鷹鳥好不奇異麼？」員外抬頭觀看，果然奇異。

不一時，看看流到岸邊來，卻是一隻花缸，花缸內一個婦人抱著一個小厮。那眾人祇顧搶那箱籠物件，那裡還肯來救人！祇王安走上前趕散了鷹鳥，叫道：「員外，這不是貴人？」員外走近一看，便叫王安：「一個半老婦人，怎麼說是貴人？」王安道：「他懷中抱著個孩子，漂流不死。古人云：『大難不死，必有厚祿。』況兼這些鷹鳥護佑著他，長大來必定做官。豈不是個貴人？」王明暗想：「不知何處漂流到此？」向花缸內問道：「這位安人住居何處？姓甚名誰？」連問了數次，全不答應。員外道：「敢是耳聾的麼？」卻不知這安人生產纔得三日，人是虛的；又遭此大難，在水面上團團轉轉，自然頭暈眼昏，故此問而不答。那王安道：「待小人去問來。」

即忙走到缸邊喊道：「這位奶奶的耳朵可是聾的？我家員外在此問你是何方人氏？怎麼坐在缸內？」姚氏安人聽得有人叫喚，方纔抬起頭來一看，眼淚汪汪，說道：「這裡莫不是陰司地府麼？」王安道：「這個奶奶好笑！好好的人，怎麼說是陰司地府起來！」

王員外方曉得，他是坐在缸內昏迷不醒，不是耳聾，忙叫王安向近村人家，討了一碗熱湯與他吃了，便道：「安人，我這裡是河北大名府內黃縣麒麟村。不知安人住居何處？」安人聽了，不覺悲悲咽咽的道：「妾身乃相州湯陰縣孝弟里永和鄉岳家莊人氏，因遭洪水泛漲，妾夫被水漂流，不知死活，人口田產盡行漂沒。妾身命不該絕，抱著小兒坐在缸內，淌到此地來。」說罷，就放聲大哭。員外對王安道：「許遠路途，一直淌到這裡，好生怕人！」王安道：「員外做些好事，救他母子兩個，留在家中，做些生活也是好的。」員外點頭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便對安人道：「老漢姓王名明，舍下就在前面。安人若肯，到舍下權且住下，待我著人前去探聽得安人家下平定，再差人送安人回去，夫妻父子完聚，不知安人意下如何？」安人道：「多謝恩公！若肯收留我母子二人，真乃是重生父母。」員外說：「好說。」叫王安扶了安人出缸，對著那些鄉裡人說道：「這個你們都要搶了去？」眾人笑著員外是個呆子，東西不搶，反收留了兩個吃飯的回去。王安先去報知院君。這裡姚氏安人慢慢的行到莊門前，王院君早已出莊迎接。安人進內，見過了禮，訴說一番夫婦分離之苦。院君與丫鬟等聽了亦覺傷心。當日院君吩咐婦女們打掃東首空房，安頓岳家安人住下。

那安人做人一團和氣，上下眾人無不尊敬。王員外又差人往湯陰縣探聽，水勢已平復，岳家人口並無下落。岳安人聽了，放聲大哭。王院君再三勸解，方纔收淚。自此二人情同姊妹一般。一日閑話中間，說起員外無子，岳安人道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這樣大家財，被別人得了，豈不可惜？不如納一偏房，倘或生下一男半女，也不絕了王門一脈。」那個王院君本來有些醋意，卻被岳安人勸轉，即著媒人討了一妾與王員外。到了第二年果然生下一子，取名王貴。王員外十分感激那岳安人。

不覺光陰易過，日月如梭，這岳飛看看長成七歲，那王貴已是六歲了。王員外請個訓蒙先生到家，教他兩個讀書識字。那村中有個湯員外，一個張員外，俱是王員外的好友，各將兒子湯懷、張顯送來讀書。那岳飛還肯用心，這三個小頑皮非惟不肯讀書，終日在學堂裡舞棒弄拳，先生略略的責罰幾句，不獨不服管，反把先生的鬍子幾乎拔得精光。那先生欲待認真，又俱是獨養兒子，父母愛惜，奈何他不得，祇得辭館回去。一連幾個俱是如此。

王明也沒奈何，因此對岳安人道：「令郎年已長成，在此不便，門外有幾間空房，動用家伙俱有在內。不若安人往那邊居住，日用薪水，我自差人送來。不知安人意下如何？」岳安人道：「多蒙員外、院君救我母子，大恩未報，又蒙員外費心，我母子在外居住倒也相安。」王員外即去備辦了許多柴米油鹽、家伙動用之物。岳安人即取通書，揀定了吉日，搬移出去另住，日逐與鄰舍人家做些針黹，趁幾分銀錢添補，倒也有些積攢。一日，對岳飛道：「你今年七歲，也不小了，天天頑耍也不是個了局。我已備下一個柴扒、一隻筐籃在此，你明日去扒些柴回來也好，就是員外見了，也見得我娘兒兩個做人勤謹。」岳飛道：「謹依母命，明日孩兒就去打柴便了。」當夜無話。

到了次日早起，岳安人收拾早飯，叫岳飛吃了。岳飛就拿了筐籃柴扒出去，叫聲：「母親，孩兒不在家中，可關上了門罷。」好一個賢惠安人，果然是夫死從子，答應一聲，關門進去，嚶陶痛哭道：「若是他父親在日，這樣小小年紀，必然請個先生教他讀書，如今卻教他去打柴！」正是：千悲萬苦心俱碎，腸斷魂銷膽亦飛。畢竟岳飛入山打柴，又做出甚麼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